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精 品

嘉 莉 妹 妹



〔美〕德莱塞



远 方 出 版 社

嘉莉妹妹

(美)德 莱 塞

责任编辑:赵志忠 戈弋

封面设计:思维设计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韩芳编译.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0.1

ISBN7-80595-616-2

I . 世… II . 韩 III . 文学 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737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嘉莉妹妹》卷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40 字数:12000 千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95-616-2/I·251 定价:678.00 元

(本册定价:12.8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来自大都的诱惑	(1)
第 二 章	寻找工作	(10)
第 三 章	四块五	(16)
第 四 章	生活的嘲弄	(27)
第 五 章	黑色的邪恶	(39)
第 六 章	拯救姑娘的骑士	(46)
第 七 章	天生丽质难自弃	(59)
第 八 章	诱惑的情缘	(69)
第 九 章	危险的种子	(77)
第 十 章	经理的现身	(84)
第十一章	欲望升腾	(91)
第十二章	经理的角逐	(96)
第十三章	既喜又惊.....	(101)
第十四章	褪色的情人.....	(106)
第十五章	青春的心魔.....	(110)
第十六章	发现天才.....	(116)
第十七章	希望的出现.....	(119)
第十八章	梦境内.....	(123)
第十九章	意乱情迷.....	(126)
第二十章	魅力与情欲.....	(132)
第二十一章	欲火	(135)
第二十二章	欲火与妒火	(138)

第二十三章	挣扎	(144)
第二十四章	家中动乱	(152)
第二十五章	风雨摇曳	(155)
第二十六章	再次寻觅	(157)
第二十七章	冒险	(161)
第二十八章	逃亡和旅游	(165)
第二十九章	漂流	(172)
第三十章	流浪者的希望	(181)
第三十一章	欢腾的百老汇	(185)
第三十二章	出路	(191)
第三十三章	岁月破败	(201)
第三十四章	被捉弄的命运	(207)
第三十五章	命运归顺	(213)
第三十六章	不可救药	(221)
第三十七章	寻找光明	(229)
第三十八章	痛苦的舞台	(234)
第三十九章	过河拆桥	(241)
第四十章	最后的赌注	(249)
第四十一章	罢工风潮	(254)
第四十二章	人走茶凉	(265)
第四十三章	交上好运	(272)
第四十四章	梦幻	(278)
第四十五章	绝境	(285)
第四十六章	失落的遗憾	(294)
第四十七章	琴声	(302)

第一章 来自大都的诱惑

1889年8月，年仅18岁的卡罗琳·米贝告别母亲，只身踏上了开往芝加哥的午班火车。当时她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只破旧的小手提箱，一个便宜的仿鳄鱼皮背包，一小纸盒午饭和一个暗黄色钱包，里边装着四块钱和她的车票，以及写有她姐姐在凡勃伦大街住址的小纸条。如果说好幻想的她还有什么依依不舍的话，那也绝不是就要背井离乡而享有的种种好处。吻别母亲时，她突然泪流满面，当火车咣当咣当地从面粉厂外开过去的时候，她生出一阵儿哽咽之感，因为那是她父亲白天做工的地方。回头望去，那环抱村庄绿油油的田野是一片凄楚的景象，对此她太熟悉了。从此她与生她养她的故乡和亲人永别了。

若想回家前面就是下一站，下车也来得及。可是前边同样还有那座巨大的美丽城市，正是接连不断开出的这些火车将它与哥伦比亚城密切地联在一起了。芝加哥离哥伦比亚城不是很远，她以前还去过一次。几小时的行程，几百里的路，又算得了什么？她有点儿惶惑，看了看记着姐姐地址的小纸条。她看着眼前掠过的绿色田野，渐渐地她的思绪沉浸在了对芝加哥朦胧的想象中。

美丽的姑娘在一十八岁告别家乡时，面临两种选择：或者，她幸遇劝善之人而变得更美好；或者，她迅速地顺从世俗的道德标准随波逐流而堕落。在这种情形之中，没有折中的可能。都市生活自有其险恶的诡计，绝不亚于那些极其卑劣却又装模作样的诱骗者。生活中有太多可怕的邪恶势力，它们利用最有教养和善

良的人类可能表现出的所有深情施展其诱骗的伎俩。千家万户灯火的闪烁常常与求爱时的那种迷人劝诱的眼神具有同样的魔力。活泼可爱、自然纯洁的心灵多半都是叫这些完全超人的力量玷污的。都市的喧嚣声、人们的呼喊声、拥挤的人群迷离朦胧地引诱着那些不谙世事、天真可爱的心灵。如无人及时指点迷津，这一切只会给那些无遮无拦的耳朵送去种种谎言！这些谎言扑朔迷离极难识破，它们就象音乐一样容易使人类纯朴的良知开始松懈失去抵抗，继而衰弱，终至陷入邪恶之中。

卡罗琳，或叫嘉莉妹妹只有浅显的观察和分析事物现象的能力。她的自利之心不小，可也不是十分强烈，然而却是她性格的主要方面。她沉浸在青春的白日梦之中，显现出成熟阶段那种还没完善的质朴美。她那优美身段和一双迷人的眼睛，完全是美国中层社会，即美国移民第三代的样本。她对书籍毫无兴趣，学问对她是一部天书。她虽有外在的天然美，但尚待雕琢。她还没有学会甩头的优美动作。她那一双手略显笨拙还不能为她增姿添色，一双脚虽然小巧，却也不是亭亭玉立。不过她已经成熟认识到自己的动人之处，能迅速体验强烈的生活滋味，渴望获得物质财富。她是一位装备不良的小骑士，她要大胆地揭开神秘都市的面纱，疯狂般地梦想着某种远不可及的至尊地位；她要拥有它，使她曾经梦想的都市成为忏悔者，在她这样一个曾渺小的女人脚下有规有矩，唯命是从。

“这一片是威斯康星州最美的景区之一。”一句陌生的话语传入她的耳中。

“是吗？”她犹豫地回答了。

火车正好开出沃基肖。已经好一会儿了，她才发现身后有一个男人。她感觉到他在注视她的一头浓密美丽的头发，他有些躁动不安。凭着本能的直觉，她意识到身后的男人对她产生非常浓

厚的兴趣。如果按照少女的矜持和某种传统观念，她理应制止和拒绝这种意在亲近但又陌生行为。但是，那个男子谙熟此情，又曾频频得手，因此举止大方，充满魅力，占了上风。她无法抗拒他。

他向前倾身，将胳膊肘靠在她的座背上，装出一副善谈随和的样子。

“不错，对芝加哥的人来说，那可是了不起的美丽风光。那里的饭店是第一流的。你对这地方比较陌生吧？”

“哦，不……，我听说过。”嘉莉说，“我的意思是……，我住在哥伦比亚城，只是我没到过这儿。”

“你这是第一次去芝加哥吧。”他说。

她借助眼睛的余光，已经发现了他的一些特征：生气勃勃，气质迷人，留着短髭须，戴一顶淡白色浅顶呢帽。现在她转过身来正眼看着他，又要自重且又想卖弄，两种冲动在她的脑海里交混成一团乱麻。

“我可没有说这是第一次。”她说。

他立刻承认自己听错了话，摆出的神态举止讨人喜欢：“哦，我还以为你说过呢。”

他是一家制造厂的旅行推销员。开始这号人叫“吹鼓手”。后来，换了有新意的名称：“挤压机”。这种叫法在一八八〇年的美国众所周知，简明生动地勾画出那种人的特点：利用衣着和风度专门劝诱那些易动情感的年轻女人。他穿着一身带条纹和大花的褐色呢子西服，这在当时是时髦，后来成为流行的办公室服装。上装的V型开领内显露出笔挺的、淡红色条纹花色的衬衫，袖口处微露一对花色一样的亚麻布料衬衫袖口，由镀金圆扣扣紧；圆扣上镶嵌着俗称“猫眼”的那种流行的黄玛瑙。手上戴着几个戒指，其中一个是耐磨的大型印戒；胸前挂着一根做工精巧

耀眼的金表链，表链上还附带有埃尔克斯帮会的神秘徽记。全身衣着紧凑贴身，外加一双擦得闪闪发亮的厚跟棕色皮鞋和一顶淡白色浅顶呢帽。就他那种才智的人而言，这身装作颇具迷人之处。嘉莉肯定一眼就清清楚楚的看透了这种装束的特点。

这里我还要将他最成功的姿态和技巧的最显著的特征予以说明，防止此种人销声匿迹，史书无载。第一，精美的服装自然是非常重要的，舍此他便一文不值。第二是雄健的体格，始终散发着对女性强烈的欲望。一个对人世间的问题和后果置之不理的脑袋，其动机不是贪婪，却有永无止境的欲望。他的伎俩总是很简单的，其主要是胆量，由于对性的炽烈欲望和仰慕。哪怕是一个年轻女人第一次见面，他也会善意亲昵，带着哀求靠近她，多数情况下都会得到宽容的认可。如果她表现出轻佻之态，他便机巧地移船靠岸；要是她“领受”了他的殷勤，他便得寸进尺开始直呼其名，以示两人已情投意合。如果他逛商店，就会在柜台边打情骂俏，进行挑逗性的问话。要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中，例如在火车上或在候车室，他会自制一些。自认为可以轻取的目标一旦出现，他便使出浑身的伎俩：先打招呼问候，接着一路拎包引路，带她坐进豪华车厢；如此的招数失灵，就再施一计邻位就座，推荐读物，递送脚凳，调放窗帘等等，他会将这些做的周到热情。到达目的地时，如果他显得无精打采不再殷勤；也没有为她照料行李，这表明他的欲望落空。

不远的将来女人会创造出关于服装的哲学。对一个女人来说，不管多么年轻，衣着总是她能够完全读懂的东西。就男人的穿着，女人的心中有一种朦胧的尺度，但可以将那些值得爱慕的和不屑一顾的男人区别开来。如果一个男人不合标准，他就绝不会博得到女人含情脉脉的一瞥。有的男人的服装可以使女人开始审视自身的穿着，这是另一种尺度。嘉莉在这个男人身上体验到的

正是这种尺度。她开始琢磨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他穿着的映衬下，他觉得自己那身黑棉布条镶边的蓝衣服显得十分寒酸。她感到脚上穿的鞋已破旧不堪。

“让我想想看，”他继续说，“我在你们那个城市里认识不少人呢，经营衣装的莫根罗特，经营布料的吉布森……”

“真的？”她打断他的话，这激起了她想拥有那些商品的欲望。

他终于明白她的兴趣所在了，于是便巧妙地与她搭理。几分钟后，他就已经与她谈得投机起来。他谈到布料的销售和他的旅行情况，芝加哥，及芝加哥有趣的玩话。

“你到了那里，会非常愉快的。有亲戚吗？”

“我要去拜访我姐姐。”她解释说。

“我认为林肯公园和密执根大道很值得一看。那里正在竖起一些高楼大厦。芝加哥真了不得。值得看的东西真不少，剧院、人群、造型别致的房屋……嘿，会看花你的眼睛。”

嘉莉在构思他的讲述，不免有点儿伤悲。在此恢宏的环境中，她却是个小人物，她的情绪不免有些低落。她意识到，她的生活中将不会充满欢乐，不过，在他讲述的那个富足的大乐园中也看到一线希望。这个看上去很阔的人对她的关注使她稍感踏实。当他说她使他想起某个漂亮女演员时，她不由地笑了。她可不傻，不过对这份殷勤劲儿也觉得舒服。

“你要在芝加哥呆一段时间吧，是吗？”他们之间的谈话开始变得不那么沉闷，他转了话题问道。

“我也拿不定。”嘉莉说，她突然想到弄不好她还谋不着工作呢。

“但不管怎样，也得呆上几个星期吧？”他盯着她的眼睛很小心地问道。

有些要表述的感情往往隐含在平常的话里。他在她身上发现了使她充满魅力的那种无法说清的美。女性的敏感让嘉莉意识到他对她的兴趣，这使她有一点喜悦，有一点忧虑。她举止单纯，还玩不了女人故弄姿态的那些装模作样的小把戏。她的有些举动暗示她的胆子还真不小。要是有一个机敏的伙伴在旁，就会向她发出警告：千万不能发愣地盯着一个男人的眼睛。

“你为什么问这个？”她盯着那人说。

“哦，我预备在那里待几周。我要查一查公司的存货情况，取一些新样品。顺便我能陪你转转。”

“我不知这可以吗……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我行不行……我要住在我姐那儿，所以……”

“那么我想，如果你姐姐在意的话，我们自己来决定吧。”他拿出铅笔和小笔记本，好象一切都已经说定了，“你住哪儿？”

她从她的包里摸出那张纸条。他伸手从他裤兜中掏出一个塞得满满的钱包，里边装着各种纸条、日记便条和一叠钞票，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先前没有一个向她献过殷勤的人有这样一个钱包。真的，还没有过一个阅历丰富的旅行者，一个干大事业、活力充沛的男人如此向她献殷勤。那个饱满的钱包、那双闪亮的皮鞋、那套潇洒的西装和他那翩翩风度为她营造了一个隐约的欢乐世界，他便是那个世界的中心。嘉莉开始被身边的这个男人给吸引了。

他拿出一张精美别致的名片，上边印着：巴特利特—卡约公司，左下方印着：切斯·赫·德鲁埃。

他将名片给她，指着他的名字说：“这就是我的名字，读德鲁——埃。根据我父亲的籍贯来说，我们是法国人”

她看他的名片时，他将钱包放进了衣袋中。然后，他从他的上衣口袋中抽出了一封信封。

“我就是为这家公司作旅行推销员的，”他指着信封上的图案接着说。“公司地址就在斯台特大街和莱克大街的拐弯处。”他的话语中带着自豪。他认为能与这样一家大公司联系在一起本身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使她产生了相同的感觉。

“你的地址？”他又问了一次并拿好笔准备写在留言本上。

她看着他的手。

“嘉莉·米贝，”她吞吞吐吐地说，“西凡勃伦街三百五十四号，斯·西·汉森转。”

他认认真真地将地址记录下来，又掏出他的钱包。他说：“要是我星期一傍晚去和你联系，在家吗？”

“我估计会在家的。”她回答说。

有道是“话不尽意”，模糊的语言只能迷离朦胧地传递人们的心声。可是它们是小小的有声的链条，将炽热的无声感觉和欲望连接起来。眼下这两位有说有笑，一会儿掏钱包，一会儿看名片，两个人都忘了究竟什么才是他们的真实想法。谁都猜不透对方是怎么想的。他弄不清楚他的引诱何以马到成功。她已经忘了在他记下地址之前，她一直拿不定主意。现在她意识到她有点儿让步，而他则感到得手的喜悦。他们感到他们已经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了。他现在已控制了谈话，谈笑风生，她则长吁了一口气。

恢宏的芝加哥就要到了。处处可见一些标志牌，火车飞驶而过，数也数不清。超过一片片平坦的草地，他们看见一排排通向那个大都市的电线杆。看得见城郊的房舍了，高耸的烟囱伸向天际。

一些单调的二层楼板房立在荒野中，没有篱笆，没有树丛，空空荡荡。

对于天真的嘉莉，初次到大都市去是件多么好的事情。尤其是在傍晚时分，那是生活从一个范围进入另一范围，世界从光明

到阴暗之间的一段美丽而新奇的时间。啊！那夜色的诺语。它给那些疲劳的人们带来一切！永不消逝的那些充满希望而古老的梦幻！那些劳作的人们在想：“我就要获得自由了。我要彻底地玩一玩，其乐无穷。街道、路灯、高雅的餐厅，尽为我享用。剧院、舞会、晚宴、休闲的节奏、欢歌笑语的场所——多好的晚间时光。”尽管还在车间里做工，但是心灵将喜悦之情向外传播，流向四方。就连最麻木的人也有某种说不出口的感觉。那是放松心灵和神经的时间。

嘉莉小阻托腮凝望，充满了幻想；受到她的感染，她的旅伴对这个都市产生了新的兴趣，开始介绍这个城市的可爱之处。

“芝加哥西北区就在这儿，这是其河流。”他指着眼前混浊的小河说。远到而来的船只在拥塞的河道中，沿着黑色的河岸慢慢向前行驶。车轮轰轰转动，夹着铁轨的轰响，火车冒出浓烟驶过那条小河。“芝加哥要不了多久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都市，”他继续说，“这是一个奇迹。这里有太多的东西让人神往。”

她没听清他的话。她的心里充满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她孑然一身，背井离乡，眨眼投入这生死挣扎的海洋，这使她感到惊恐。她的心跳加快。莫名其妙地感到透不过气来，有点儿后悔。她半闭眼睛，暗地里给自己壮胆：这没什么，好在哥伦比亚城离这儿很近。

“到了芝加哥，到了芝加哥！”司闸员大声叫着，砰的一声将车门打开。他们蜂涌而入更加拥挤的车场，车场上出现一片沸腾的喧闹声。她把那可怜的小旅行包收拾好并拧着钱包。德鲁埃站起来，伸伸腿展直裤腿，将他那精美的黄色手提箱拎起。

“我估计你亲人会来接你吧？”他说，我乐意替你拿旅行包。”

“哦，不要，”她说，“最好还是别这样。我不想让我姐姐看到我们在一起。”

“好吧。”他通情达理地说，“我就站在附近。如果你姐姐没有来，我送你出火车站。”

“你对我真好。”嘉莉说。在这种陌生而又恐慌的环境中她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关照。

“芝加哥到了！”司闸员吆喝着，故意将声音抬高拉长。火车已经开到高大的天棚下边，已亮夜灯，到处都是客车，火车仍然缓慢地向前移动。车厢中的人们迫不及待都站起来，在车门口乱成一团麻。

“好啦，到啦。”德鲁埃说，带着她向车门走去，“再见，星期一见。”

“再见。”嘉莉说，握住他递过来的粗壮的手。

“记住了，我走之前，要去见你姐姐。”

她看着他，笑了。

走下火车，他装出根本不注意她的样子。喧哗拥挤的站台上，一位脸庞削瘦、穿戴朴素的女人看到了嘉莉，匆匆忙忙向她走来。“嗨，嘉莉妹妹！”那女人装得欢快的样子叫着，然后拥抱了她，略示欢迎。

聪敏的嘉莉很快回到残酷的现实。在一片混乱环境之中，她已经感受到冰冷而无奈的现实。她感受到，等待她的绝不是富足的世界，绝不是安闲游乐的生活。她的姐姐浑身都透着艰辛劳苦之气。

“家里的人还好吗？”她问道，“爸爸和妈妈都健康吗？”

嘉莉心不在焉的答了一句，四处张望。走道的另一头，德鲁埃站在通道门旁。他正在回头张望，当他看到她看他的目光，并且看到她的姐姐时，他微微一笑，转身离去。当他转身离去时，嘉莉感到一阵茫然。当他消逝在人群之中，她才深刻地感到他的空白。她感到人间的孤独。

第二章 寻找工作

那时候，建在同一层的套房被称作公寓住房。明妮住在西凡勃伦大街，那里住的都是工人和职员的家庭；他们都不是本地人。现在还有更多的外来人涌向这座城市，使这个大都市的人口以每年五万人的速度迅速增加。明妮住在二层楼，前面的房子正挨着大街。到了晚上，街上的食品杂货店的灯就亮了起来，孩子们在街道上嬉戏耍弄。对嘉莉来说，街上不时响起的马车铃声又听起来是那么动听。明妮带她进入前房，当她看到那灯火通明的大街，这个向周围各个方向延伸数十里的大都市中的阵阵车铃声，熙熙攘攘的过路人和连续低沉的喧嚣声使她感到非常惊讶。

经过一阵寒暄后，汉森太太将婴儿交给嘉莉，然后去忙着做晚饭。她的丈夫只问了几句话，便独自一人去看他的报纸。他是一位不爱说话的人，在美国出生，父亲是瑞典人，目前他在一家牲畜圈养场做冷藏车清理工。对于他来说，小姨子在不在这里都无所谓，她的来到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倒是对嘉莉在芝加哥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说了几句。

他说：“这个地方机会很多，很容易找到活干。每个人都是这样。”嘉莉要在此地打工，吃、住都要自己安排好，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他为人诚实，而且非常勤俭节约。他已为西区的两块地皮付了好几个月按月支付的款项，他的愿望就是将来有一天在那些地皮上建房子。

在晚饭前的那段闲暇时间，嘉莉从头到脚地观察了住房。她

具有一定的观察力，当然她也有每个女人与生俱来的那种直觉。

她感受到贫困、狭隘生活所带来的沉重压力。墙壁的四周是用纸裱糊的，色调搭配极不谐调。地板上铺着地席，客房里铺了一块非常破旧的红地毯。家具很明显是分期付款商店出售的那种赶制出来的特有的劣质货。

怀抱着孩子的她和明妮一起坐在厨房里；看到孩子快哭了，她便来回走走，嘴里哼着儿歌，以便使孩子不哭了。后来，正在看报的汉森听到孩子的哭声，便走过来将孩子抱了出去。这体现出他的性格中讨人喜欢的一面，他非常有耐心。可以看得出来，他很爱自己的孩子。

“安静点，别哭了，小宝贝，他边走边说。”他的语音中瑞典语调非常浓。

明妮在吃饭的时候问：“你是不是很想到城里逛逛？好，星期天我们去林肯公园。”

嘉莉注意到汉森对此一直都默不作声，他似乎对此并不关心。

“嗯，”她说，“我想明天就出去，还有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我都有空，就不用麻烦你们了。到商业区怎么走？”明妮刚一开口，她的丈夫就接着说了下去。

“往那边走，”他指着东边说。然后，他讲得口若悬河，介绍芝加哥的城市布局；他以前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他最后说：“有时间你到富兰克林街那些大工厂走走看看，就在河那边。那里有许多女孩子做工。从那儿回家也方便。”

嘉莉点点头，然后向她姐姐询问一些关于周围邻居的情况。她的姐姐压低嗓门用很小的声音把她知道的一点点情况告诉她，而汉森忙着照料孩子。最后，他猛然站起来，把孩子递给他的妻子照看。

“现在我去睡觉，明天我要起早床。”他走了，消失在客房那边漆黑的小卧室里。

“这里离圈养场还很远，”明妮解释说，“早上五点半他就得起床。”

“你什么时候做早饭？”嘉莉问道。

“大概四点四十左右。”

嘉莉洗碗，明妮忙着给孩子脱了衣服，哄他睡觉，她们一起干完了家务活儿。明妮属于那种吃苦耐劳的人，对这种整天忙忙碌碌的生活安之若素。嘉莉很清楚，她每天从头到晚都是辛辛苦苦的。

她开始认识到不能再和德鲁埃来往，而且更不能让他到这里来。汉森默不作声的神情，明妮压抑低沉的精神状态和弥漫在整个住所的气氛都告诉她，在这里只有不停地操劳，除此之外，这里是容不得任何其它东西的。假如每天一到傍晚的时候，汉森就会生在那儿看他的报纸，如果他每天晚上九点钟准时上床睡觉，过不了多久，明妮也要上床睡觉，她不可能另有安排？她很清楚，她首先得去找工作，能自立自己的生活了，才谈得上交朋友。她与德鲁埃之间那场来往现在看起来实在是有点不是时候。

“一定不能让他到这里来，”她对自己说。

她问明妮要了纸墨，当明妮十点钟去睡觉的时候，她开始给德鲁埃写信。

“现在你还不能来这里看我，你必须等我的下封信。我姐姐的住房太小了，你来了，会没有地方住。”

她不知道应该怎样继续写下去。她想委婉地提及他们在火车上相处的情况，不好意思在信上提起。在信的结尾，她简单地对他的友情表示谢意，然后不知道用何种方式签名；最后，她下定决心以一种很正式的方式签名，先是写上“挚友”，后又改成